

夏商

八香金血

夏商小说系列

华东师

夏商小说系列

夏商

八音盒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音盒 / 夏商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675 - 8216 - 3

I. ①八… II. ①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2055 号

八音盒

著 者 夏 商
策划编辑 王 焰
责任编辑 朱妙津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 + 夏周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32 开
印 张 8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8216 - 3 / I · 1959
定 价 4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出版文集至少有三个作用，一个是归纳较为满意的作品，一个是带有定稿本性质，再一个就是作家的虚荣心。

在严肃文学式微的时代，写作作为一种多余的才华，连同被虚掷的光阴，是无中生有的幻象。有时候，我甚至不认为写小说是一种才华，至多是无用的才华。虚荣心是支撑作家信念最重要的一根拐杖，而这种虚荣心，其实也是自我蒙蔽，写作只是著书者的自欺欺人，它是件私密事，和所有人无关，小说首先是小说家的，其次才是读者的，小说里的故事和现实中的故事最终皆会烟消云散，小说家虚荣的逻辑在于，假装写作是有意义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学写作，转眼三十年，用坊间谐谑的话讲，小鲜肉变成了油腻男。过完半生太快了，再过三十年，说不定就过完了一生。写作这件事，是我延续最久的行为，即便有创作停滞的阶段，对文学还是初恋般凝望，怕与之隔膜太久，断了音讯。

即便如此，写出满意的小说更多时候是一厢情愿，无论满不满意，文字终究慢慢攒起，发表、出版、修订乃至推倒重写，宛如跟自己的长跑，一直掉队，一直掉队，最后败给自己。

小说出版后的命运和作者基本无关，仿佛风筝飘远，作者

手里没有线轱——书籍永远在寻找读者，而作家只有一张书桌。

2009年，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文集“夏商自选集”，四卷本，作为不惑之年的礼物。

这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的是第二套文集，在此之前，在该社先后出版过讲谈集《回到废话现场》和修订版《东岸纪事》，彼此建立了信任和友谊，尤其是王焰社长对拙著《东岸纪事》不遗余力的推荐，让这部小说获得了更多知音，始终铭记在心。

之所以用“夏商小说系列”，依然没有用“夏商文集”，理由很简单，希望在更老一些，完全写不动时再冠以这个更具仪式感的名称。

“夏商小说系列”包含长篇小说四种五卷，中篇小说集及短篇小说集各两卷，共八种九卷。比2009年版容量大一些，年纪也增了近十岁，大致是送给知天命之年的礼物了。

借此机会，对作品进行了全面修订，写作之余也喜涂鸦，用毛笔字题签了封面书名。装帧是请留学海外读设计的夏周做的，是我喜欢的极简风格。

再次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这套书的策划编辑王焰社长，感谢责任编辑朱妙津女士。编辑隐身于幕后，作者闪耀于前台，美德总是低调的，而虚荣心总是趾高气昂。

夏商

2018年1月18日于苏州河畔寓中

目录

八音盒
001

我的姐妹情人
045

爱过
093

恨过
145

雨季的忧郁
219

八音盒

从世纪大道样板段往摆渡口走过来的那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城市小家庭。靠右边穿蔚蓝色制服的是欧阳亭，他是走在右侧的身着套裙的白领女士李菲的丈夫，也是中间那个正在啼哭的小女孩皎君的父亲。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六旬老太的独子，一名海运学院毕业的航海硕士，一位国际商船上的中国大副。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在初夏的上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的黄浦江上风一如往昔那样微小而犹豫地在吹，两岸的面貌与上个十年比较已有很大改观，据说这是一个正朝着国际第一流都市迈进的城市，许多居住在本城的居民为此而神情自满。欧阳亭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以一种带点旁观的眼光来看待此事，他得出的结论是上海人固有的虚荣心再次被放大了，当然这里面的因素十分复杂，既包含着市民对曾经有过的美丽时代的留恋，也与传媒的夸大其词不无关系。根据欧阳亭冷静的分析，如果把世界上的大城市放在一起组成一支乐队的话，上海的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个贝司手，在绚丽纷呈的舞台上忝陪一隅而已。

但他的这个观点遭到了在银行上班的妻子李菲的反驳，

李菲虽然未出过国，但她去过一次香港，她认为上海这个地方至少不比香港差，而香港作为世界名城的地位是全球公认的。按照这样的类比，香港在国际大都会中大致是一个萨克斯手，而上海至少应该吹吹黑管。

李菲经常在此类小问题上与欧阳亭交锋，当然这并不说明他们的关系存在隔阂，实际上在现实的夫妻格局中，男女主人公保持相对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非没有好处。它至少能使双方当事人具有清醒的头脑与判断力，以免在某些重要的动议实施前彼此推诿或者盲从，令家庭之舟滑进泥潭。

不过再趋于理智的夫妻也会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上卷入情感之涡，那就是对子女的爱。在这一点上，欧阳夫妇与大家没有任何不同。女儿皎君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他们给予了她所能付出的全部关心和呵护，特别是欧阳亭，对女儿几乎到了溺爱的程度，这使李菲有点担忧。她好几次向欧阳亭指出过分娇惯女儿可能会留下的后遗症，欧阳亭并没有就此收敛，他用一条屡试不爽的理由来回答妻子，你知道我是一个国际海员。潜台词当然不言自明，弄得口齿伶俐的李菲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

既然指望不上丈夫来约束女儿，李菲只好自己对皎君加以严格管教，她对欧阳亭说：“你要当红脸，我只能当白脸了，小孩总得怕一个人，否则就无法无天了。”

李菲用她自己的一套教育女儿，如她所愿，皎君看上去非常乖巧懂事，对妈妈的叮咛过耳不忘，幼儿园老师对她的

印象也非常之好，这使李菲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但她苦恼的是，女儿的良好表现不过是个伎俩，它只在欧阳亭出海时生效，一旦欧阳亭回到家中，李菲所有威逼利诱的手段就会瘫痪失灵，皎君立刻会恢复她天性中的倔强，好像找到了一个强大的靠山，不再听李菲的话，还与她目光相对，露出一副狡诈而嘲讽的表情。

去野生动物园游玩是上回欧阳亭出海前答应女儿的一个节目，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欧阳亭的这个承诺在九个月后才得以兑现。此次回沪，欧阳亭可以在岸上待上十二天，接着他要完成一次计划外的远赴南美的航行，然后结束八年枯燥的海员生涯，远洋公司机关有一个处长的位置等着他去坐。

对于组织上的这次人事安排，欧阳亭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此之前领导已就此事征询过他的意见。在做出选择的过程中，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学的专业是航海，多年的水上漂泊使他对航行产生了感情，所以离开日夜厮守的轮船他有点恋恋不舍，然而另一方面，每天可以回家看见妻女的温馨又令他憧憬，最终，他选择了归属家庭。

野生动物园位于南汇县六灶乡，是新造的生态主题公园。从欧阳家所在的浦西高雄路出发，最直接的方法是步行至江边码头乘摆渡，大约七分钟后，渡船泊至对岸，也就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开发区浦东，然后在周家渡乘坐专线小巴，顺着沪南公路行驶，沿途顺利的话，三刻钟左右就可以到达

目的地了。

欧阳一家早上七点钟出门，九点半到达野生动物园，比正常的行程超出了一个多小时，这是因为他们碰到了严重的堵车，这个小小的缺陷并未对他们游园的兴致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坐在缓慢的游览车内朝四处张望，看着庞大或瘦削的动物信步而行。与浦西虹桥的上海动物园比较，这里的参观方式刚好调了个个，动物们在外面活动，人却像被关进了笼中。由于开张不久，这里的动物数量品种都还不多，珍禽异兽就更加稀少，不过皎君还是看到了最想看到的大象、长颈鹿和骆驼。她一路忙着惊叫，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欧阳夫妇则在一旁为其做知识讲座，阐述关于动物产地这类的常识。午餐过后，继续玩了一会儿，下午两点多钟离开野生动物园，打的到陆家嘴金融区的八佰伴百货公司，这是一家号称亚洲第一的购物中心，李菲一直想来此购物，始终未能成行，借这次途经浦东的机会，她实现了夙愿。在店内逛了一圈之后，李菲并未购买任何东西，原因是这家硬件一流的购物中心商品价格同样是一流的，李菲估算了一下，这里的東西普遍比外面要贵出三成，她跑到钢琴区看价格，同样型号的进口钢琴要贵出百分之五十。所以在权衡再三之后，她控制住了购买欲，倒是皎君抓住这个机会成功敲了欧阳亭一个竹杠，为她买了一只价值两百四十元的八音盒。五分钟后，在另一个柜面，欧阳亭为李菲挑选了一枚精巧的手镯，并且当场套在了妻子的左腕上。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欧阳亭是

个细致入微的男人，深谙女性心态，还熟稔平衡术。

从八佰伴出来，他们到对面的时代广场小吃街吃了点心，以代替晚餐。然后在地图的指点下，准备到陆家嘴轮渡站过江回浦西，结束一天的短途旅行。

时代广场到陆家嘴轮渡站的路程不算短，按照他们边走边看的速度，至少要花大半个小时，但他们仍然决定散步过去，因为沿线有不少景观可供浏览。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凯旋门式的证券大厦，对这款新落成的后现代风格的建筑欧阳亭觉得似曾相识，他想起自己在日本某岛见过造型与它极为接近的建筑，只是那是一座电视台。他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李菲，他把头抬起来，高大的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同时映入眼帘。对火箭型的前者，他反感已久，他曾对李菲说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难看的电视塔，它甚至还不如原来市中心仿造埃菲尔铁塔的老塔，上海人居然会将它视作新的城市标志简直是个笑话，对大雁塔造型的后者，欧阳亭比较喜欢它的线条，但认为它浅灰色的外衣是个败笔，如果换成乳白色，欧阳亭相信效果会好许多。

现在，这个三口之家走在世纪大道样板段上，黄昏不知不觉已经降临。皎君忽然提出要看一看八音盒，当然，她这里的“看一看”与“玩一玩”是同一个意思。对此，李菲立刻拒绝了。为了打消皎君的非分之想，她把原来在欧阳亭手中的八音盒拿了过来，神色严肃地对女儿说：“马路上是不能玩玩具的，太危险了。”

皎君反驳说：“这里是人行道，汽车不会开上来的。”

李菲说：“但你玩着玩着会不知不觉走到马路上去的。”

皎君说：“不会的，我保证不会走到马路上去。”

李菲不再言语，她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不容商榷，这是她对女儿一贯使用的方法。

皎君就转移了对象，向欧阳亭求援，她拖住爸爸的腿开始撒娇。欧阳亭被她纠缠了片刻，唱红脸的老毛病犯了，他劝李菲满足女儿的请求算了，然而李菲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反而加快了步伐，皎君真的哭了起来，欧阳亭把步伐也加快了一点，拉住了李菲的衣袖。李菲转过身说：“你这么迁就她，后果是什么你知道么？”欧阳亭陪着笑脸说：“她毕竟是个小孩子，再过几年她会懂事的。”李菲把八音盒塞到欧阳亭怀里说：“反正用不了多久你就不当海员了，这么些年都是我一个人带孩子。你不在时她很乖的，你一回来，她就成了两面派，我的心血算是白费了，既然这样还不如由你来管教她，免得我看着来气。”欧阳亭说：“皎君你过来，妈妈也是为了你好，马路上玩玩具确实比较危险。这样吧，前面不远就是轮渡站，上了摆渡爸爸就让你玩好么？”

皎君不吱声，眼睛也不朝两个大人看，独自一人朝前走着，如同一棵会移动的寂寞小树。

周末的轮渡站人流比往常略微减少，欧阳一家走到候船厅的时候，刚巧有一班摆渡开出不久，他们需要稍候片刻。趁此空隙，欧阳亭开始对女儿进行安抚，他将八音盒的外封

拆掉，将里面的内容取出，这是一只传统的婚礼八音盒，心形的基座上站着盛装的一对娃娃。欧阳亭为它上了发条，丁冬丁冬的旋律便流淌出来，欢快的节奏中一对娃娃开始翩翩起舞，引来了不少乘客的注意。欧阳亭把八音盒递给皎君，皎君忸怩了一下，没有伸手，欧阳亭再次做了一个交递的手势，皎君接受了。她朝李菲瞄了一下，李菲正对她冷眼旁观，皎君突然把双手举了起来，欧阳亭连忙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八音盒被摔在坚实的地坪上，音乐一刹那变得无声无息，只留下裂开的八音盒聚集了众人的目光。

李菲几乎是同时来到皎君跟前的，她快捷的出手丝毫不比女儿逊色，八音盒落地后仅仅数秒，她已握住了皎君的右手，狠狠地拍打了下去。

欧阳亭没有及时去解救皎君，他被女儿的举动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女儿的脾气会这样坏。他想自己也许对女儿的娇惯真的有点过了头，如果这样的话，适当的体罚也许是必要的。

不过他的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女儿悲惨的哭声稀释了，他用平静但很有分量的语调对李菲说，请你不要再打她了。

李菲朝他看了一眼，直起了腰，头也不回地舍下欧阳亭父女向已经靠岸的渡轮走去。

不知什么时候，八音盒被一个要饭的小女孩捡了起来，小女孩操着河南口音，有一双明亮而又自卑的眼睛，她用肮脏的两只小手把八音盒捧起来，对皎君说：“给你。”皎君做

出一副讨厌的表情，把脑袋别向了一边，欧阳亭说：“小姑娘，这只八音盒送给你了。”

要饭的小女孩笑了，她的牙齿非常整齐，她怀疑地问：“你说的是真的么？”

欧阳亭说：“没有错，这只八音盒现在属于你了。”

皎君忽然说：“为什么给她？它是我的。”

欧阳亭说：“你把它扔了，说明已经不喜欢了，既然不喜欢，就把它送掉算了。”

皎君说：“我不喜欢也不能给她，你让她还给我，我要把它扔进黄浦江。”

欧阳亭的面色阴沉下来，他从皎君的言语中觉出了女儿问题的严重。他看了一眼皎君，对女儿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他握住皎君的手腕，去赶这趟摆渡。皎君的手腕被握疼了，爸爸生气的样子对她同样是陌生的，她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会变得脸色铁青，因为害怕，她没有再撒泼耍赖，她只是不停抽动肩胛，任凭泪水从鼻翼旁滴落。

在渡轮中段，欧阳亭找到了李菲，她火气未消，但她看见了丈夫难得一见的怒容，关切立刻替代了脸上的不快，她问道：“怎么啦你？”

欧阳亭说：“你也许是对的，我平时对皎君过于偏袒了，她现在成了一个蛮不讲理的自私小孩。”

李菲问：“她又怎么了？”

欧阳亭说：“先不说这些。”

李菲转过头对皎君说：“你又怎么了，惹爸爸生气？”

皎君一声不吭，只是一味啜泣。

欧阳亭说：“你别吓着她，今天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以后在孩子教育上我应该注意一些方法。”

李菲说：“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别再一喜欢起来就没大没小和她瞎胡闹，搞得自己一点威信也没有，怎么教育孩子。”

欧阳亭说：“你那种方法也有问题，动不动就板起脸来教训她，要知道小孩的个性老是受到压抑，对成长也是有害的。”

李菲说：“我们别当着她的面说这些了，另外找时间谈这个问题。”

对面就是外滩，他们在渡轮靠岸后分了手，李菲领着皎君拦了一辆计程车回家，欧阳亭则准备钻过地下人行道，到马路对面找一家 24 小时银行提款，然后去母亲那儿。走了没几步路，有人在背后轻拉他衣服的后摆，他停下脚步回过头，跟前站着的人让他颇感意外，居然是那个要饭的河南小女孩。

“有事么？”欧阳亭问道。

小女孩说：“我刚才忘记了谢谢你，你把这么漂亮的八音盒送给我，我一定要来道一声谢。”

欧阳亭笑了：“它已经摔破了，没什么用处了，我不过是送了一只摔坏的八音盒给你，不用谢的。”